

中国获奖作家

· 散文丛书 ·

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王

人世绘

中国文联出版社

记忆中的胡适

年到75岁，1999年春能率大陆作家代表团到台湾去作文化交流，这曾使我有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到台湾后，五十年前去台湾的一些熟识的前辈、同学、亲戚、大多数已不在人世，有幸见到的也已白发苍苍，自然免不了有一些感慨。老同学宗之珍女士，是已故的北大名教授宗白华先生的妹妹，赠我一件“礼物”，是1948年3月间我写的刊登在台湾《新生报》上的《访问胡适博士》一文。这篇旧作我早已佚失，看了自然又引起了我那段珍贵的记忆。胡适博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会不研究他的。我觉得哪怕文中只写了他的一点一滴，也自有其价值。

抗战胜利后，我由四川重庆回到上海，南京，复旦大学也由四川北碚迁回上海江湾。当时，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但带有学习性质地兼着三家报刊记者的名义。

那时，新闻系曹亨闻教授在上海办了一份《现实》杂志，给了我记者名义；新闻系王研石教授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总编辑，给了我“上海、南京特派员”（即特派记者）的名义；复旦新闻系比我早毕业的同学史习枚（歌雷）1946年去台湾《新生报》日寇投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后，《新生报》为台湾的省报任副刊主编后，给了我一个“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这样，我用“王公亮”为笔名的记者名片上就有了三个头衔。采访胡适博士，就是应重庆《时事新报》王研石先生之邀，同时也应台湾《新生报》歌雷之邀进行的。

I 267
W 216

王火著

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人世绘

中国获奖作家

散文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世绘 / 王火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5

ISBN 7-5059-4576-9

I. 人… II. 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842 号

书 名	人世绘
作 者	王 火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小葵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14 千字
印 张	12.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576-9/I · 3568
定 价	21.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岁月难以磨蚀

——《人世绘》序

单 本

老同学王火兄嘱我为他的这本书写序，我说不敢写，因为我自知不是写序的合适人选，我建议他找名人、名作家写。他摇头，说：“我只希望老友作为一个读者来写点实感就行了！”出于友谊并感谢他的诚意，尤其是读了本书后，我决定不拘一格地写点直感，写一个不像序的序。

读了本书像吃了一桌丰富多彩的名小吃。因为这是本有历史价值、有人文资源的好书。作者有许多独特的不一般的遭遇，有许多坚实、高远的回忆，读过他连获四个大奖（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八五”期间长篇优秀小说奖）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这本书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不是一本杂乱合编的集子，而是一本作者写下的见闻或接触过的近百个人物事迹的合集。这些人物涵盖中外古今，大人物与小人物并举，生者死者同在，但都值得一写并一读。诸如第一辑“旧事春秋”、第二辑“时光流转”中的许多人物，反映了各自所处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反映了作家掌握这些人物的资料，对这些人物的评价、议论和感情。像第四辑“外国八路”，是作者多年采访发掘出的十分珍贵的史料。只有王火兄这样有不平凡经历而又有一定学识并且十分勤奋的人才可能写出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这很可贵，因此这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是一本值得保存的书。

①

岁月难以磨蚀

我同时觉得这是一本极为好看的书。我读时津津有味不想放手，以致夜里常常迟睡、失眠。许多人物都是我未必知道而很想知道的，许多事是出我意外而未想到的。现在生活节奏快，电视、电脑又那么吸引人，一本书如果不好看，没有吸引力，是得不到读者欢迎的。本书内容多样化，作者用热情、爱心、责任感、忠诚、是非感、创造性的劳动在抒写，有吸引读者阅读欲望的力量。我开头是挑选着看的，先读了第一辑中的《五看蒋介石》、《记忆中的胡适》等文，又看了第五辑“日伪罪恶”中的多篇文章及第三辑“心中之谜”等文，但终于不能不又将其它文章全部都阅读一遍。看时固然满意，读后也依然满足。作者阅历丰富、见识不凡。有些书读后我有浪费时间之感，本书则绝不平庸。

我更认为这是一本使人有回味、能引起人思索的书。书名是《人世绘》，很切题。人生就像万花筒，从不同时代、不同遭遇的人物里，可以看到人海沧桑、人世变幻。“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是一种感慨！“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是另一种感慨！“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又是一种感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更是一种感慨！……作者有深邃的精神识见，不少篇什中均可窥得人生真谛，读完全书更可综合体味到他的感怀与嗟世之情，使我的心五味纷陈，久萦于心。这也是本书的优点。

作者的文笔于朴素处见华丽，于流畅中见文采，有时深藏不露，有时飘渺空灵，叙事与抒情都自然而不做作，功力老练富于感情及情趣，使我有如入春光，有时如见秋色。书中的文章，有长有短，有新闻笔法，有文学笔法，均能言之有物，娓娓动人。

阅读时常感一语惊心。

作者将心中岁月难以磨蚀的人和事写成本书，使我也有了不少难以磨蚀的感受，他并不希罕我肯定，我也无意恭维，只是遵命说点老老实实的感觉，姑且交卷。

目 录

岁月难以磨蚀

——《人世绘》序 单本 1

第一辑 旧事春秋

五看蒋介石	3
当年采访于右任	12
童年接触的马相伯和于右任	17
权威人物论释放张学良问题	25
记忆中的胡适	28
我印象中的“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	35
记忆中的蔡元培、许地山等人	44
想起我写节振国	49
关于王思玷先生	60
凌铁庵先生事略	64
怀念陈铭枢	67
与郝柏村交谈	70

第二辑 时光流转

难忘的 1976 年	75
时光流转	92
我接触的几位名人做人与处事点滴	96

1

目
录

三见黎玉	102
沙湾镇,忆郭老	112
陈望道在夏坝	115
陈望道的治学与做人	121
关于老舍答学人傅光明问	126
难忘萧乾	129
《包身工》重新发表前后	
——一段回忆	138
荒煤的一封信	144
“埃米·萧”(EMI·SIAO)二三事	149
忆储安平教授	153
落花时节思艾芜	160
回忆和想念	
——记朱奇民同志	164
在缅甸,深深想起艾芜	173
悼周克芹	177
为中国侦探小说作出贡献的程小青	180
紫禁城里的最高规格	185
为耿济之鸣冤	188
最后一面总是难忘	
——怀念中大实校的老师們	191

第三辑 心中之谜

“魔窟”76号与我心中之谜	197
---------------------	-----

第四辑 “外国八路”

追寻汉斯·希伯的踪迹	219
“外国八路”汉斯·希伯	241

“外国八路”之死	245
希伯与秋迪	251
希伯与斯诺	
——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258
闪耀着奇光异彩的露水	
——记路易·艾黎	266

第五辑 日伪罪恶

南京大屠杀与公审谷寿夫	277
战犯酒井隆伏法详记	293
梅花山前忆汪逆	296
头号女汉奸陈璧君	299
“好梦乍回魂欲断”的周佛海	302
曾任“魔窟”头头的丁默邨	305
“抗告”未遂的梅思平	308
卖国成首富的“盛老三”	312
“忠”字监囚禁梁鸿志	316
日谍黄濬与“大贞丸”	319

第六辑 海外人物

巴黎寻雨果	325
神往“拉雪兹”	329
梦铁托	335
走近纳尔逊	339
希茜公主的魅力	344
卡夫卡魂归布拉格	347
魔镜画家埃舍尔的启示	353
你在天上是否能够看见？	

——为丹娜墓献花圈	360
到萧伯纳故园	367
同波列沃依见面	372
认识了伊凡·克利玛	375
“鱼作家”霍米	380
后记	385

第一辑
旧事春秋

五看蒋介石

有人问我：“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不是同他见面，但看到过他，而且不是一次，是一连五次冷眼看他。”这篇回忆是早些年草就的，翻阅旧稿，见还有点意思，故发表。

1948年3月29日到5月1日，面对极为不妙的国内外形势，为了巩固统治，蒋王朝在南京召开了“行宪”的“国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权蒋中正可以不受限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紧急措施，将蒋中正的权力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4月19日，“国大”选举蒋中正为“总统”；4月29日，又选李宗仁为“副总统”。4月30日，通过《全国动员戡乱案》。这是蒋政权在处境窘迫、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搞政治骗术的十分反动的大会，又是一场乌烟瘴气、笑话百出、非常混乱，在惊恐不安之中演出的闹剧和丑剧。大会开幕之前，就出现了许多滑稽古怪的事。由于争当“代表”，有的未被承认的所谓“民选代表”，大肆抗议：有人宣布上吊自缢，有人投江自杀；有个姓赵的甚至雇人抬着一具大黑漆棺材放在“国大会堂”前的广场上，他发表抗议演说还站在棺材旁让外国记者拍照片登上报纸；更有一批未被承认的代表在招待所宣布绝食。至于撒传单、贴标语、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也有。所以开会前，南京城里就乱糟糟了。

我当时作为新闻记者，采访“国大”新闻，领到了记者佩挂的绿绸条和摄影记者佩挂的粉红绸条。记者席安排在“国大会堂”楼下右侧，但记者可以楼上楼下自由活动，缺席的代表不少，他们空着

的座位记者现场采访时不禁止去坐，所以采访活动倒是比较自由。在会议过程中，我有机会五次看到蒋介石，我这篇文章题为《五看蒋介石》，指的并非同他会见，而是五次看到他。国民党在1946年6月下旬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到1948年，军队大量被歼，战局极为不利，已由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由于人民反对，士气低落，兵源枯竭，物价飞涨，整个国民党营垒充满着失败情绪，使国民党大小头目面对颓势均感到惶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然要做总统，而且想在“民主”的幌子下取得更大的独裁权力，所以要召开这次“国大”。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在“国大”中，不少人并不受他操纵指挥，许多事都不顺他的意，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就是在他这种灰暗心情之下，在1948年“国大”期间一连看到他五次的。这五次，远距离时，仅二三百米，最近的一次，仅三四米。我冷眼看他，总的印象是：他仍努力想保持矜持，摆着架子和威风，装出镇静，但内心已经悲凉，颇为不安，有时也不能不自我克制，强打精神。他瘦削，脸上的气色则总是不好、不愉快，甚至疲乏、气恼，有时懊丧，呈现老态。他生于1887年，头一年他刚庆祝六十寿辰，这一年他是61岁。

第一次看到蒋中正正是1948年3月29日上午。这天，“国大”开幕，按议程，九时到中山陵谒陵，十一时回到城里“国大会堂”举行开幕式。

中山陵在中山门郊外，自市中心区启程，坐汽车前去约要半小时。那天白雾蒙蒙，七时半到八时，十二个“国大”招待所和两个特约招待所每隔五分钟开出一辆专车。于是不到两千个“代表”（出席“代表”应有三千零四十五人，但开幕时实到不足两千人）分坐八十多辆大型专车和百余辆小轿车列成一里多长的车队在雾海中抵

达中山陵。大家纷纷下车一起涌向三千多级高石阶上仰面朝中山陵墓走去。蒋介石是在八时五十分坐轿车抵达的。他穿黑色防弹披风,持手杖,戴军帽,侍从室的人跟随左右,拾级登阶,微微弯腰,虽瘦但挺拔,步履敏捷,与他同行的是瘦削矮小穿西装的翁文灏^①。两人边谈边走,中途还在石阶旁的平面石椅上坐着休息交谈片刻,两人显得亲密。这时,“行政院长”是张群,但“国大”后来5月1日闭幕后,5月24日蒋介石就委任翁氏为“行政院长”。这说明当时我看到蒋、翁二人亲密同行并交谈是有原由的。我这时距蒋不过二三百米,但究竟还是太远,而又不能停下或走近去看。我遂快步上行走到中山陵的陵堂前。这天,陵墓放置棺木的墓室开启了供“代表”进去瞻仰。我见已有人进去了,遂也走过去随同前边的人走进墓室。走进来的人都由右至左缓缓地绕棺一周出来,正这时,蒋介石由侍从室的人引领开道进来了。我前边的人都停步站立让在边上。蒋介石进来时,早已脱去黑色防弹披风及军帽,也未拿手杖,穿的是类似中山装般的草绿色军服,脸上无表情地进了墓室,双目注视着棺柩,走得较快,绕了一圈,就出去了。他经过我身边时,离我仅仅二三米,是看得很清楚的。跟报纸画刊上常发表的照片很相像。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有挺直的身板、挺直的鼻梁、较高的颧骨和两只精明的显得锐利的眼睛。

二

第二次看到蒋介石,就是在这天(3月29日)上午的“国大”开幕式上。开幕典礼原定11时开始,但会场秩序乱,“代表”们进进

^①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12年获比利时罗文大学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任“经济部部长”及“资源委员会主委”。1948年5月任“行政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赴香港,1951年回国任全国政协委员。1971年病逝。

出出，寒暄握手，大会秘书长洪兰友^① 不断要求静下来，不断要求“代表”们快点各就各座却一直迟到十一点二十分才比较平静。开会铃声“丁零零”响了，穿着黑西装礼服的洪兰友用一口扬州话宣布开会。他瘦弱异常，脸色苍白，传说他吸食鸦片。他报告了实到人数，宣布由蒋中正召集并主持开幕词并由“代表”中年龄最高的吴敬恒领导宣誓。

洪兰友说完后，蒋介石这时由台左侧走出来了。当时掌声哗哗，镁光灯到处闪烁。蒋介石换了上午的衣服，穿着绿军装，不戴军帽，光着头。他踱着慢步走到台中央。大约为要给“国大”的开幕添点喜色，他脸上带着微笑，以后也不时露出一一点装出来的笑容。他左胸前挂着一枚勋章，两肩各有五星上将的五颗金星，腰束宽带，他虽有时微笑，不笑时目光很凶，脸色也阴暗，似乎心有不悦。他一出场，洪兰友带头鼓掌，请他致词时，“啪啪”的掌声又起。蒋介石轻轻干咳了两声，开始照着稿子用他那口浙江奉化官话念起开幕词来。

他在开幕词中，把这次“国大”说成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开始”，说“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然后就是把他发动内战说成“戡乱”，大肆宣传，并特别强调这次“国大”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会上听到这里，马上发出嗡嗡的窃窃私语声。很明白，是“代表”不同意这么做。这时，蒋介石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停止讲话，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拭了拭鼻子，并且突然提高了声音噙呀噙地念稿子，用这掩饰他的不快并将稿子迅速读完。

^① 洪兰友(1900—1958)，江苏江都人，历任中国公学、中央政校教授，“中央考试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五届、六届中执委，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委，国民党中政会代理秘书长。

第三次看到蒋介石,是4月9日上午。本来,蒋介石的意图是让“国大”只行使选举权,选他为“总统”,再选个“副总统”就了事。谁知事与愿违,他3月29日致开幕词后,“代表”们闹翻了天,强烈要求“将地方情况反映于大会反映于中央”;并要广泛探讨当前时局及施政方针。经过“代表”们的大闹,并且通过表决,绝大多数人同意这主张,更改了“国大”的议程,于是4月9日蒋介石只好来作“施政报告”,其他“各部部长”也随之要来作报告。

蒋介石来作“施政报告”,说明他在“开幕词”中说的话不算数了,被否定了,他当然十分恼火。他仍穿了军装来,似乎要显得威武些。看得出他严肃而冷峻,显出他对来作“施政报告”是被迫的、是无奈的。可是为了打出“民主”幌子给美国瞧,他不能不强忍着气。这天早晨,我去“国大会堂”时见大批“中央要人”捧场似的,早早都到了。在进口处,大会秘书处发给每个记者一个大封套,内放赠送记者的十二英寸的蒋介石戎装大照片一张。是他穿军装佩勋章手握指挥刀略为左侧的坐照。照片上首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先生惠存”,下首署名“蒋中正赠”,并有年月日,盖着红色的印章。作报告时,蒋介石有一种沉重、不快的表情。虽然他不时说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话,但心情显然不佳,脸上也无开幕典礼时那种故意常带微笑的表情。他照稿宣读,有时也离稿讲几句,先讲了“国大”对于“戡乱”的重要,接着谈军事和经济,把军事失败和经济不振,或加掩饰或推诿于中国共产党。他的声音里带有沉重和不快,讲得毫无生气。那时,刘邓大军已进入大别山,我发现这使他特别激动。他承认:“华中的战事要拖延时日”,实际是承认了华中战局使他十分尴尬和为难。

那天,给我印象最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讲到华中战局时,蒋介石

石忽然双手叉腰，脱离稿子，露出一副跋扈而又忧心忡忡的表情，特别提到了刘伯承。他做着手势指着眼睛咬牙切齿地说：“刘伯承，俺，这个独眼龙！厉害得很啊！……”他这自然指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率军进入大别山进军中原一刀插入胸膛的行动。刘邓挺进大别山后，长江以南都受到威胁，他自然着急。后来，他说：“……此次召开国民大会，以实行宪法，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因此首先要求举国一致，同心一德，戡平内乱，才可保障宪法的实施。……”这天，听报告的人有的全神贯注，有不少却交头接耳，东张西望，甚至精神不振、打瞌睡的也有。我看到坐在左侧前排的邵力子，好像在嚼口香糖，后来才知他是在吃花生米，他牙齿残缺，送一颗花生米进嘴，咬来嚼去要吃许久。次日南京一家报纸的《国大花絮》中说：“邵力子吃花生米，咀嚼很难‘触礁’。”

蒋介石在报告最后，用命令式的语气规劝“代表”们：“切不可议论纷纷，争持不决”，甚至要求大家：“程序愈简单愈好，议程进行得愈迅速愈好。”目的是要求大家别来议政，要加快步伐把会快点开完。但实际并未得到多数“代表”同意。

四

第四次看到蒋介石，是事先未想到的。那好像是4月17日。自从蒋介石作了《施政报告》后，4月12日“国防部长”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及检讨。“国大”里的会议秩序更乱了。嘘声常常四起，配上跺脚声像打雷，人们有时还大喊大叫一起起哄。出于东北战事失利，“参谋总长”陈诚是指挥东北战事的，有的人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再加上“代表”们七嘴八舌，什么想法都有，于是会场秩序常常大乱。“秘书长”洪兰友到实在没办法控制时，就使出了熄灭电灯的办法，使会场电灯突然全部熄灭，一片黑暗，说是“电灯线路坏了”，只好休会。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4月17日那天，